

達摩難陀法師對馬來西亞佛教的影響(一)

繼 旻

(四)馬來西亞時期

一九五二年，巴拿沙拉法師(Ven. K Sri Pannasara Nayaka Thera)收到來自馬來西亞斯里蘭卡佛教會¹⁹的來信，希望巴拿沙拉法師能委派一位法師到馬來西亞十五碑佛寺去擔任該寺的住持，以領導及協助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籍的佛教徒。²⁰在四百多位的年輕僧眾當中，達摩難陀法師獲選派遣到馬來西亞來為斯里蘭卡籍的佛教徒服務。

達摩難陀法師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從斯里蘭卡搭乘輪船，經過三天半的行程，就抵達馬來西亞北部的檳城港口，當時先住在馬興達拉麻佛寺(Mahindram Temple)。數日後，再前往吉隆坡的十五碑佛寺。²¹因此，在他三十三歲時越過重洋，前來馬來西亞從事弘法布教的工作。在這樣的因緣之下，達摩難陀法師就與馬來西亞佛教結下不解之緣。

一九五二年三月，因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影響，

馬來西亞處於百廢待興，加上英殖民地政府為對付馬共而發布「緊急法令」，因而採取隔離政策，統制糧食配給和被列為「黑區」的市郊居民之迫遷之行動，使民生艱苦²²。

由此看來，當時馬來半島正處於緊急狀態時期，達摩難陀法師收到由英殖民地政府駐馬來亞²³最高專員湯伯爾秘書(Sir Gerald Templer)，邀約會晤面談的信。在會談中，達摩難陀法師被問及佛教是否與共產黨有所關連。²⁴而他有條不紊的澄清佛法是非暴力的，佛教是以慈悲來指引人們如何和平共處。他也向對方說明共產黨是一種政治活動，而佛教卻著重於精神與道德方面的引導。因此，湯伯爾秘書不但不再懷疑佛教是共產黨的恐怖份子；反而懇切地要求他通過佛教的弘法，協助政府輔導民衆；以獲取人民對政府的好感。在這樣的因緣促成之下，達摩難陀法師積極的在華人新村展開他的弘法活動。²⁵他走入華人新村的主要目的，即是把佛陀的

教義傳遞給村民，以讓佛法的春風化雨，沐浴有緣人。

從以上之論述，可以獲知當時的達摩難陀法師，一方面可以讓自稱是佛教徒的華人聽聞到正法，並領略佛法的真義。²⁶另一方面，達摩難陀法師能匡正時弊的推動弘法工作，以讓政府對佛教的肯定與認同。

達摩難陀法師駐錫馬來西亞五十多年期間，一方面是以吉隆坡的十五碑佛寺為推動佛教教育與弘法的佛教事業設主要的基地；另一方面他也積極赴各地弘揚佛法。因此，他的足跡遍布在馬來西亞的大城市小鎮；如同黃逢保的口述：

他非常的慈悲，每個星期四晚上都風雨不改，不論信眾多少他都不介意，來為我們開示。²⁷

達摩難陀法師四處為弘法而奔波，從不喜歡人們迎送。當吉隆坡國際機場有快鐵服務後，他單獨一人搭快鐵往返機場。在幾年前的一個晚上，已高齡八十五歲的他，被人發現單獨在吉隆坡快鐵總台，等待計程車回十五碑佛寺。當時已夜深，計程車稀少，他等了半個小時，才被好人心發現，因而載他回佛寺。²⁸此外，他也曾經如此的說過：

「當我上臺演講時，什麼病痛都不見了。

講完後，休息時，才會感到累。」²⁹

綜合上文，無非說明達摩難陀法師對弘法的重視，他四處講經析論，以個人的佛法素養，法霖廣布；不畏難苦，為法忘驅的崇高精神，因而獲得眾多佛弟子的尊敬；如鍾漢源所說：

從他的言教與身教中，可以體會到他所展現出佛陀悲智雙運的精神，他不講究排場，回到簡單、樸素的生活，這是很少人能夠做得到的。³⁰

十五碑錫蘭佛寺理事會會長沙勒則表示：

達摩難陀法師是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象徵」，他在佛教的地位與貢獻難以被他人取代。³¹

因此，筆者認為達摩難陀法師在馬來西亞期間，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弘法專員，其對佛教的愛惜與護持，更充分表現於他身為宗教師的宗教情操，亦為馬來西亞英文源流為主的上座部佛教之開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四、達摩難陀法師對馬來西亞的影響

(一) 著作與思想的影響

從佛法的流行人間來說，「法」是釋尊所開示的，「僧」是秉承釋尊的指導而和合的；三寶綜實的佛教，實等於釋尊三業大用的流行。釋尊本著自覺的達磨，適應當時、當地、當機者的性格、智能與希求，加以正確的教導，佛法才成為流行於人間的。釋尊的教導，不只是言教，還有身教。³²所以在人間佛教的開展中，不應忽略弟子的活動。

(未完待續)

註：

19. 馬來西亞斯里蘭卡佛教會是於十九世紀初，由一群來自於斯里蘭卡籍的佛教徒所成立，它是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的佛教組織之一。H.M.A de Silva, 「100 Years Of The Buddhist Maha Vihara」, Sasana Abhiwurdhi Wardhana Society, 1998, p.1.
20. Benny Liow Woon Khin, 「The Auspicious Occasion Of The 75th Birthday」, Brickfields Buddhist Maha Vihāra, 1994, p.18.
21. Benny Liow Woon Khin, 「The Auspicious Occasion Of The 75th Birthday」, Brickfields Buddhist Maha Vihāra, 1994, p.19.
22. 以華人為主的馬來亞抗日軍與英殖民地政府原在日軍佔領時期衷誠合作，但戰後政治勢力安排的談判破裂，抗日軍於一九四八年重返森林與政府作戰。英政府宣布該組織非法，並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為獲得對抗勝利，殖民地政府把大部份鄉村地區的華人驅散，並把他們聚集在新設立的新村加以控制，以切斷他們對抗日軍的救濟。由於抗日軍的反叛，英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的忠誠不信任。英政府施行緊急法令後，華人遭到空前的痛苦，一方面要面對馬共的威脅，另一方面則緊急法令許多條例的束縛與處罰，使數十萬鄉區華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當時，英殖民當局的軍警人員對付鄉區之華人，手段非常毒辣，致使一般民眾對軍警反感。朱金濤，〈吉隆坡寺廟之研究〉，載於《南洋學報》卷四七——四八，一九九二——一九九三，頁五。
23. 因當時馬來西亞還未獨立，還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馬來亞獨立於一九五七年，並於一九六三年與東馬沙巴、砂勞越州及新加坡合併稱為「馬來西亞」；後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
24. 因當時國內的共產恐怖份子都是華人為多，而華人都自稱為佛教徒。《佛教文摘季刊》第六八期，焦點報

導，一九九二年六月，頁一一〇。

25. 廖文慶(Benny Liow) 主編，《達摩難陀法師八秩晉嵩壽論文集》(K Sri Dhammananda flicit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His 80TH Birthday)，吉隆坡：佛教弘法會，一九九九，頁三五——三六。
26. 因當時在馬來西亞有很多自稱是佛教徒，但卻不真正了解佛法，神佛不分，導致很多知識份子及政府官員也對佛教產生很多誤解。
27. 釋繼旻主訪，黃逢保口述，地點：吉隆坡金剛禪寺，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28. 釋繼旻主訪，張明仁口述，地點：登嘉樓佛教會，二〇〇九年九月十日。
29. 洪祖豐，《大和尚小故事——達摩難陀的生平軼事》(Little Stories Of A Great Monk)，馬來西亞：佛教弘法會，二〇〇六，頁五。
30. 釋繼旻主訪，鍾漢源口述，地點：吉蘭丹佛教會，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一日。
31.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國內版，二〇〇六年九月一(星期五)，頁十五。
32. 釋印順，《佛法概論》，台北：正聞，二〇〇三，頁二十八。

悼念隆根長老徵文啟事

新嘉坡靈峰般若講堂退居隆根長老，於六月十五日，示寂閻浮，入寂光土，人天眼滅，慧日沉霾，曷勝哀念，長老曾任本刊主編，新嘉坡佛教總會主席，南洋佛學書局創辦人等職，一生立德、立言、立功，德範千秋，長昭教海。本刊於九月號發行悼念專刊，敬請諸方大德，舊識師友，時賢道侶，惠賜文詞誄讚，用資追念，不勝感禱。

來稿相關事項如下：

- 一、截稿日期：一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
- 二、寄稿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廿二號

海潮音雜誌社

三、電話：(〇二二)一三三九四四三三三

分機：一八

四、傳真：(〇二二)一三三九四九〇二六

五、E-mail: hcy-mon@hotmail.com

海潮音雜誌社 謹啟